史通訓故

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王劭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讖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誤况後史編録者耶劉駿上淫路氏、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魏書因云駿蒸其母路氏醜聲播於閩越也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絶胤嗣死遺割斷一作剖斷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録、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

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畧、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眞僞者乎、至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頴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

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
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
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烱[罵]書河北以爲王帬
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
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况古今路
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
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
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
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
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

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校十二字

前漢書劉向典校秘書採古今紀傳行事之跡繇其正辭美義可爲勸戒者以類相從爲說苑二十卷新序三十卷

淮南子禹通轘轅塗山氏欲餉之戒之曰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至見禹爲熊慚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

呂氏春秋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毋明日視臼出水東走顧

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君令乳之命曰伊尹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命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于河問曰此何處曰可問嚴君平至蜀問之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晉書嵇康字叔夜譙郡銍人少有奇才歷官中散大夫著高士傳自混沌至管寧凡百一十九人鈌一自擬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有高名于世舉孝廉不行自號玄晏先生

後漢書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有神術每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鳬飛來于是候鳬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舄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後漢書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操不害因坐上欲收殺之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人逢慈于陽城山頭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操知不可

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一老羝屈膝而人言曰遽如許競往赴之而羣羊皆變爲羝莫知所收

晉書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歷官諮議參軍以交趾出丹求爲勾漏令著書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南史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後誅元凶劭即位

北史魏收旣緣史筆多憾于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收無子先養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

裴氏家傳裴榮字榮期河東人少有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

晉書干寶父有所寵侍婢母甚妬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復蘇又寶兄嘗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閒鬼神事如夢覺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

前漢書揚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

魏志文帝黃初中散騎侍郎劉邵等受詔集五經

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條號曰皇覽

梁書武帝天監十五年劉峻撰類苑成帝即命學士何思澄等撰華林徧畧以高之

晉書薛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時號爲江東五儁

後漢書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歷官朗陵侯相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史記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

前漢書直不疑南陽人也初爲郎遷太中大夫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毋柰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前漢書翟義字文仲丞相方進少子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遂與上蔡陳豐舉兵兵敗自殺後漢書王郎立爲天子詔云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盖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

翟義不死故詐稱之

蜀志諸葛亮於建興十二年悉大衆由斜谷出與司馬宣王對於渭濱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相持百餘日八月亮疾病卒于軍魏書云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北史魏孝文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攻陷馬圈戍三月車駕南伐丙戌帝不豫四月丙午帝崩于穀塘原之行宮至魯陽發喪

南史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爲侯景將宋子仙逼掌書記

北齊書侯景據河南反文襄當國議者咸云景猶有北望之心文襄以爲然乃遺書招之景報以書文襄覽書問爲誰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常文襄曰常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

魏志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卜有奇驗歷官少府丞

淮南子脩務訓若夫堯眉八彩高誘注云堯母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奄然陰雲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

韓子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

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于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燕丹子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之曰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嘆烏即頭白馬即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列仙傳淮南王安好仙道于是八公乃詣王授丹經安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鷄犬舐之皆得飛昇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

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録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榷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

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
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
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
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
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
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
歎蜀主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
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氷以防其渡及其
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
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

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决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返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龎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

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其斗筲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汚隆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眦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准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兹五失以

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溯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録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

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劒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虫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

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校十五字

詩崧高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小序尹吉甫美宣王之能建國親侯褒賞申伯也烝民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小序尹吉甫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也

詩魯頌四篇皆頌僖公嚴粲詩緝云小序云史克作是頌其末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謂作新廟也而班固王延壽相承皆云奚斯所作之詩誤矣

屈原離騷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宋玉九辨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皆刺讒之辭

前漢書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書舜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五子怨之作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春秋左傳鄭伯克段于鄢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見潁考叔而語之故對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

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遂爲母子如初

春秋左傳初晉侯使士蔿爲申生築蒲夷吾築屈不愼公使讓之對曰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前漢書司馬長卿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明天子之義故空籍此三人爲詞以推明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節儉因以諷諫

前漢書揚雄字子雲蜀人官黃門侍郎成帝以趙飛燕無嗣往祀甘泉宮雄以制度壯麗作甘泉賦以諷帝出遊獵雄從又奏羽獵賦

後漢書班固當顯宗時授蘭臺令史時帝脩洛陽宮室西土父老怨帝不都長安固乃作兩都賦以諷

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時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俗儒以文德可興武功可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以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乃作廣成頌以諷汪廣成

苑名在汝州梁縣西

山陽公載記魏武爲劉備所敗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之乃得過及出大喜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晩向若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北史高洋天保元年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丙寅文宣親戎出次城東周文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

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鮮于褒薦于京兆尹閻興時長安鑄錢多奸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椽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决矣

史記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

史記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桀

後漢書龐萌山陽人爲人遜順光武愛之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遂反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爲社稷之臣諸君得無笑其言乎討平之

詩商頌那章猗與那與小序祀成湯也

詩小雅魚藻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小序刺幽王也
言萬物失其性王在在鎬將不能自樂也
晉書王沉字處道晉陽人歷官秘書監撰魏書
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爲鄉
黨所擯作解擯又爲疾邪賦以舒其憤
後漢書隗囂據隴問班彪曰往者周末諸侯並爭
天下分裂意者縱横之事復起于今乎彪乃作王
命論以明神器不可妄覬以諷之
晉書張載字孟陽武邑人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
父入蜀過劍閣作銘刺史張敏見而奇之表上其
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蜀志後主建興五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
上表
魏志王昶字文舒太原人歷官散騎侍郎其爲兄
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兄子默字處
靜沉字處道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爲書戒之曰
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顧名思義不
敢違越也
後漢書李固字子堅南鄭人司徒郃之子陽嘉二
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

問當世之獘爲政所宜帝覽其對多所納用

宋書荀伯子頴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也遷御史中丞凡所奏劾深相詆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世人以此非之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居選職十有餘年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補注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絶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趙岐之三輔决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

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
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
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
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恡、畢
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
淮海亂離志、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
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
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
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
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

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覽（蜀本作搜 宋本作披）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菓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綱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楊之瑣雜王宋之鄙碎言殊

掎金事比雖肬異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寔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前漢書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嬰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

前漢書后倉說禮數萬言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

後漢書服虔字子愼河南滎陽人歷官九江太守作春秋左氏集解行于世

後漢書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易詩書禮記毛詩譜

宋書裴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仕中郎外兵曹參軍注史記

前漢書注有李斐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

後漢書應劭字仲瑗汝南南頓人歷官泰山太守注漢書

前漢書注晉灼河南人歷官尚書郎注漢書

蜀志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爲尚書右選部郎以延熙四年撰季漢輔臣贊

晉書常璩字道將歷官散騎常侍撰華陽國志華陽梁州地也記漢以來巴蜀人物

宋書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歷官散騎侍郎宋太祖元嘉中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表上曰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云云

家語孔子曰吾昔過陳閭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南史劉昭字宣卿高唐人梁天監中累遷諸[illegible]王記室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書世稱博悉

梁書劉峻字孝標平原人[illegible]

峻注劉義慶世說

北史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第二十子元帝封爲

晉熙郡王元帝降魏從至長安降封始寧公

後漢書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精研六經作春秋

公羊解詁與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

後漢書馬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

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

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因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即其證也、

按夫子脩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

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欵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氏傳

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又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

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牓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爲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丹徒楚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爲僭盜、故阮氏七録、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爲一名、題爲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

羣書還同阮録披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爲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絶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誅一作討）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顔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

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脩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頥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春秋左傳楚武王伐隨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春秋左傳昭公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

昔文襄之伯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
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
晉書劉隗字大連彭城人習文史元帝深器異之
歷官湘州都督
後漢書鄧禹字仲華新野人從光武定天下封高
密侯明帝時拜太傅
後漢書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從光武定天下
封雍奴侯
後漢書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初封歸德侯以
破秦豐功改封舞陰侯
後漢書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封舞陽侯已破檀
鄉賊于漳水定封爲廣平侯
魏書劉昶字休道宋文帝第九子初封義陽王以
廢帝北討乃奔魏
魏書沈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廢帝時累遷青州
刺史爲魏所陷終于北
史記吳自太伯至壽夢凡十九世壽夢四子長曰
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眜次曰季札及餘眜卒僚
立諸樊子光弒僚而自立是爲闔閭
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孫策命爲功曹後

孫權積怒徙交州

隋書經籍志趙書十卷記石勒事一曰二石集記燕太傅長史田融撰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裴景仁撰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僞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秦書八卷記苻健事何仲熙撰秦記十卷記姚萇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

史記索隱蜀西南夷舊有君長故昌意娶蜀山氏女也其後有杜宇自立爲王號曰望帝

史記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以淮上地與楚而歸吳所侵宋魯之地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吳志孫權字仲謀郡察孝廉及兄策薨以事授權封吳王後即位改元黃龍謚大皇帝

隋書經籍志越絕十六卷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作

晉書虞溥字允源高平人歷官鄱陽內史撰江表傳子勃過江上之元帝詔藏秘書

唐書蔡允恭荊州江陵人仕隋爲起居舍人入唐官至太子洗馬著後梁春秋十卷

三輔決錄注獻帝時京兆金禕自以世爲漢臣自

日磾時討莽何羅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乃發憤
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欲挾天子以
討魏武時魏武在鄴留長史王必督許中事晃等
夜燒門攻必禕等爲內應必奔南城會天明晃衆
散魏武收紀晃等誅之
魏志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數有戰功好增虜獲
以徼賞多不許恨之正元二年彗起吳楚之分欽
喜以爲已祥遂與毋丘儉等矯太后詔罪狀司馬
景王移諸郡國兵反大將軍討之儉等衆潰就誅
欽奔吳
魏志諸葛誕見王淩毋丘儉等累見夷滅心不自
安甘露二年徵爲司空愈恐遂反司馬文王率衆
討之誕窘急乘馬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
逆擊斬之
北史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荀濟長秋卿劉
思逸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
北史王謙字勑萬太原人庸國公雄之子周建德
中任益州總管隋文輔政謙使賀若昂詣闕昂還
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
兵敗伏誅

周書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建德中拜太師上柱
國隋文將圖篡奪迥舉兵討之不克自殺

後漢書葛龔字元甫梁國人舉茂才爲臨汾令以
善文記知名

因習下第十九 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其于

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爲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爲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黄、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脩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于魏州昌樂、已經[illegible]

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脩者大笑以爲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爲隴西成紀人旣言不見從故有此說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巳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今有姓邴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爲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畢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爲明氏出於平原畢氏出于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原氏至屯篇所引皆謂

之乙酉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陳郡謝偃並其類也　此乃尋流俗之常
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
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漢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
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
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
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
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寖以成俗、迷而
不返、諺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
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
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

失者焉 校二十一字

晉書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父莊爲樂陵太守湛自京都定省作東方朔畫贊

史記孔子生于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至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爲魯人

後漢書陰識傳其先出于管仲七世孫脩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

後漢書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

後漢書魏武之收楊彪也孔融曰今横殺無辜則海内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

前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不言楚人兩龔傳云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後漢書卓茂傳末亦云楚國龔勝

後漢書趙壹漢陽西縣人光和元年上計到京師見司徒袁逢長揖逢望而異之問西方事大說顧

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無有出其右者請爲諸君分坐

隋書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隋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受禪後封越國公

北史高頻字昭玄渤海蓨人隋文受禪拜納言後爲煬帝所誅

門人涓鑾校

昔以金山至新豐

史通訓故卷之五終

史通訓故卷之六

言語第二十

盖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絶秦、子産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涌、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

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揔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

誕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

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圖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而謂其次子方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也史臣脩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桑梓、剪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脩僞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謂魏收弘謂牛弘必謂彼夷音變成

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王謂王劭也宋謂宋孝王也劭撰齊志孝王撰關東風俗傳也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母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

祖寶名黑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獺非獺猪非猪撚犁狗子齧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欒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廿諸如此事雖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類君懋編錄故得權開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不盡亦多矣是以董狐南史、齊本作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

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
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
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
今、已古者卽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
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
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
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
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
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麄、咸被其化、工爲
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

諺言必近眞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巳　校二十一字

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巳而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侯使呂相絕秦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人伐陳遂入之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對曰陳忘周之大德而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春秋左傳襄公三年諸侯會于雞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而授晉公僕人書曰臣聞師衆以順爲武君師不武臣懼其死以及揚干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歸死于司寇

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鬼谷子書有飛鉗篇

史記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說趙魏六國約從親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投從書于秦而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其後相秦乃說六國事秦秦謂之連衡

史記范雎者魏人也從王稽至秦說昭王昭王于是用范雎雎言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涇陽高陵之屬太侈昭王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就封而拜雎爲客卿封應侯

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持高節游趙會秦圍趙魏將辛垣衍欲令趙尊秦爲帝仲連乃責而歸之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

前漢書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

後漢書張綱字文紀犍爲武陽人爲御史漢安元年遣使巡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于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梁冀書
御京師震悚

蜀志秦宓字子勅綿竹人歷官長水校尉時吳遣
張温來聘宓與言答問如響温大敬服

南史王融字元長瑯邪臨沂人仕齊武帝遷秘書
丞永明九年芳林園禊飲融爲詩序當時稱之上
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曰昔
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頃見王生詩序用見
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鄙
製無可遠匹相如耳

春秋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
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曰童謠曰丙之晨龍
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
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
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
公出辱也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
驕童謠有是今兹來巢其將及乎

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
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

日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

春秋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春秋左傳文公四年鄭伐宋囚華元宋人以車馬贖歸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晉師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孫盛魏氏春秋武帝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裴松之云孫盛著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非一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會于向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親數諸朝駒支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

後漢書楊由字哀侯成都人少習占候爲文學掾
時有大雀集庫樓太守廉范以問由曰此郡内當
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蠻夷殺傷長
吏發庫兵擊平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九年冬介葛盧來朝聞牛鳴
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晉書北凉爲沮渠氏西秦爲乞伏氏
北史周紀鮮卑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
璽普回以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
國號宇文因以爲氏
前漢書元封武帝改元
魏志正始齊王芳改元
唐書郎餘令定州人舉進士授霍王元軌府參軍
累轉著作郎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楚成王欲立王子職而黜太
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
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
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
史記酈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張良曰天下
游士離親戚去墳墓從陛下游徒欲日夜望咫尺

之地今後立六國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乎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魏略曰王淩將謀廢立與兗州刺史令狐愚通謀單固楊康并爲愚腹心康頗露其事司馬懿東取王淩問固曰卿知其事耶固對不知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并斬臨刑俱出獄固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代王戎爲尚書令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娶廣女爲太子洗馬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

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决、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満盈速禍、躬為逆上、名

隷惡徒、周身之防靡闕、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伯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

實錄詆訐私於爾朱暢傳又云受暢財賄令故爲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

周書之評太祖寛仁好殺二理不同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寛仁世至傳稱文如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非唯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

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斧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虢亡垂棘反齊平寶璧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敻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德棻是也齊史魏收李伯藥所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魏史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

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録而其傳詞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音子愈反）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

斷唐虞已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校十三字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

史記汲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退師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又云晉侯始入而教其民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出穀戍什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史記郅都者楊人也景帝時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節引兵去境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

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史記趙簡子盡召諸子與語無恤最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無恤爲太子是爲襄子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厨人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

前漢書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歷官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魏書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即代王位改元登國

史記婁敬齊人也戍隴西過洛陽說高帝都關中賜姓劉氏號爲奉春君時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敬勸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上以爲善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天官書昴爲髦頭胡星也

周書元偉字猷道洛陽人歷官小司寇建德四年聘于齊會高祖討齊偉爲齊人所執齊平方自新還庾信贈以詩曰虢亡垂棘返齊平寶鼎歸其爲

詞人所重如此

陳書周弘正汝南安成人仕梁累遷國子博士入陳宣帝時爲尚書右僕射

北史常爽字敬遠杜陵人志尚簡濟周文帝備禮聘之竟不能屈時人號爲居士陳尚書周弘正來聘乃造爽談讌盡日後請爽至館爽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欽挹如此

前漢書王莽遣使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徵勝勝稱疾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不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魏志曹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封陳王詠三良詩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嘆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宋書顔延之字延年瑯邪人其詠秋胡詩第四章云歲暮臨空房凉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春秋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

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及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敘事第二十二 并序 簡要 隱晦 妄飾 總三條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復一作複深奥訓詁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

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懘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

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麁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筴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

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畧、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畧、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

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
干戹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
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
非復片言所能覼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
于下

右敘事篇序

校四字

北史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
海蓨人也

簡要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盖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群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盖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

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蓽輅藍縷以啟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

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鴆爲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將食之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爲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以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公梁傳新序

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無此也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解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畧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

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盖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䍐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䍐釣必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

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校廿九字

春秋左傳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驪姬毒而獻之祭之地地墳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春秋左傳宣公十有二年楚師伐鄭荀林父救鄭晉師在敖鄗之間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云云非隨會之語

史記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曰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前漢書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文帝知其意使者來輒係治之後因吳使者之言乃赦其使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春秋左傳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

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爲敏
春秋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
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
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
姪子處臺上而笑之公羊傳云晉郤克與臧孫許
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
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
史記張蒼者陽武人也文帝時爲相蒼免相後老
口中無齒食乳百有餘歲而卒今本已無年字
莊子天道篇輪扁謂桓公曰以臣之事觀之斵輪
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于
手而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
呂氏春秋湯得伊尹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
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隱晦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部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擿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

畧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啟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畧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說也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

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桷動於甍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辯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云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無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

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于少期、魏志鄄哀王傳容貌姿美裴松之注云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王劭齊志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興魏之書悵怏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六言非不辛也蓋作者言雖簡畧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儁頴思多昬滯費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國志也晉謂晉書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可詠歌

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巳是則一貫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校十一字

春秋左傳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氏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于是晉國之盜奔于秦

春秋左傳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春秋左傳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作亂王何以戈擊慶舍解其左肩舍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史記韓信度上不我用即亡蕭何聞信亡不及以

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

史記高祖二年刼諸侯兵入彭城項羽聞之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濉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

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

史記汲鄭傳贊始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妄飾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禪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

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録或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

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辯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刱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轄子長所書魯始爲髽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父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牣神州

事異諸華言多孔醜至翼犍魏道武所諱黒獺周文帝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盖龐降刪贖字之嫌也重耳黒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刋定况愁山定讀彰於載讖杜臺卿齊載讖云首牛入酉谷逆犢上齊丘也河邊之狗著於謠詠王劭齊志載謠羅雅頭團團河中狗子破爾苑也明如日月難爲盖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或存[扶]而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

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彤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校十一字

魏書穆帝初封代王至道武登國改稱魏王太武真君十一年宋將王玄謨攻滑臺車駕南伐宋文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

春秋左傳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

春秋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晉書初苻堅破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

戰國策龍陽君謂魏王曰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于王也畢褰裳而趨矣

北史邢邵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

怒疾便憂之廢寢食及卒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
客弔慰抆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
以遂所未有也
列子東門吳子死不哭其相曰公之愛子天下無
有今死而不哭何也吳曰吾嘗無子無子時無憂
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哭
南史陳將吳明徹寇齊齊遣尉破胡援秦州與王
琳共為經畧還至彭城明徹圍之城陷琳被殺哭
者聲如雷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
無以加焉
前漢書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匈奴號之爲
飛將軍從衛青擊匈奴失道自剄廣軍士大夫一
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
前漢書高祖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
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祀以少牢長吏視葬應
劭注槥小棺也史記不載此事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孫
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魯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
乎始髽
晉書杜預以孟津渡險常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

于富平津議者以殷周所都歷賢聖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

北史劉芳字伯支彭城人篤志典墳王肅至北朱及相會孝文宴羣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惟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云禮内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纚笄總以玆而言則男子有笄明矣帝稱善久之

秦記苻堅討姚萇于北地斷其運水之路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于萇營營中水深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于是萇軍大振堅方食撫盤而詬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

北史魏昭成皇帝諱什翼犍平文皇帝之次子也道武諱珪乃昭成之嫡孫獻明帝之子此云翼犍道武所諱誤

北史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

春秋左傳八愷一曰尨降

國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

臂於今再矣

漢晉春秋諸葛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
辛毗持節制之

前漢書項羽聞彭越攻下梁地謂大司馬曹咎
曰謹守成皋即漢欲挑戰愼毋與戰勿令得東而
已羽行漢果使人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
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度漢擊大破之

二事在第三條下

弟惟佺校

史通訓故卷之六終